

第三十二辑

成都文史资料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301

第三十二辑

成都文史资料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成 杰
封面设计:罗 光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学习
委员会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4

ISBN 7-5614-2306-3

I. 成... II. 政... III. 成都市—文史资料
IV. 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742 号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
第三十二辑

编者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刷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72 千字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500 册
定价 3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5412526/5414115/
5412212 邮政编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肝胆深情

友情难忘

- 父亲刘文辉与中共领导人的友情 刘元恺 (3)
- 父亲邓锡侯与中共领导人的友谊 邓亚民 (7)
- 七年肝胆情 陈祖湘 (12)
- 从政手记 贺大经 (28)
- 难忘的回忆 朱成吾 (33)
- 往事追忆 李宗坊 (49)
- 为了母亲河的澄清 曾四可 (55)

建国之初

刚柔兼济, 风采照人

- 记建国初期贺龙在成都 桑 平 (63)
- 余秋里将军在新都 刘冠群 (72)
- 懋功、靖化剿匪经过 裴田夫 (84)
- 虹口剿匪记 裴田夫 (102)
- 龙潭寺石板滩剿匪 张金保 (106)
- 西岷乡征粮遇险 韩振宗 (113)
- 十八军川西剿匪及进藏准备 魏 克 (120)
- 改天换地 喜盈人间
- 记川西区土地改革运动 黄 流 (125)
- 接管旧法院和成立人民法院的回忆 董品瑄 (133)
- 建国初期接管成都银行的回忆 黄飞声 (143)

建国初期成都市文化团体被接管与改造的经过

- 康明玉 李 青 (146)
- 记建国初期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工作 邓世琨 (155)
- 教授夫妇的办学情谊 魏 克 (162)
- 从成都下乡搞普选
- 四川省第七普选工作队在绵阳 蔡 远 (171)

古蜀文明

- 成都十二桥遗址发掘亲历记 张肖马 (183)
-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考古发现记
- 王 毅 蒋 成 江章华 (190)
- 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纪实 翁善良 (199)
- “邛窑”遗址发掘与保护 胡立嘉 杨志忠 (214)
- 龙马宝墩古蜀文化遗址揭密 李中华 (223)

老号新姿

“雅倩隽永” 美酒全兴

- 成都全兴酒厂今昔记 姜梦弼 余 逊 (231)
- 卓女烧春文君酒 邛崃市政协文史委 (242)
- 郫县豆瓣今昔 陈述宇等 (246)
- 名扬中外的川菜——陈麻婆豆腐 萧慕良 (255)
- 龙抄手餐厅在改革中崛起 涂振声 (262)
- “耀华”的沧桑 赵维荣 姜梦弼 (272)
- 百年老药铺——泰三堂 周廷富 (283)
- 同仁堂的旧貌与新颜 周廷富 (294)

人物春秋

- 黄稚荃三姊妹 邓穆卿 (305)
- 爱国民主人士张开阳事略 李仲夔 (308)
- 生物化学家蓝天鹤 郑元英 (315)

冯灌父的绘事见闻	孙克定 (319)
我的父亲吴一峰	吴嘉陵 (326)
回忆三泰长的彭老太太	李永白 (333)
李约瑟博士三次来成都	李映发 (337)
春水长流 泽沃桑梓 ——杨义富先生的故乡情	李映发 (346)
我参加杂交水稻制种、繁殖和推广工作的回顾	刘志夫 (350)
从事幼教工作的回忆	邹家英 (360)
现代禅门高僧圣钦法师的一生	李豫川 (369)
爱道堂与昌圆法师	慧 空 徐稀星 (375)

工商史话

抗战期间的成都市城市建设计划委员会	熊达成 (383)
记成都水工试验室	熊达成 (387)
回忆实业家蓝尧衢的一生	蓝复初 蓝德尊 (389)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抛售黄金亲历记	陈大畴 (397)
回忆经营成都宝成银楼的经过	范光明 (408)
成都燃料公司始末	张利源 (418)
成都市印刷业变迁概况	安新贤 杨乾九 (426)
解放前的成都纸烟业	万树成 姜梦弼 罗其川 (439)
成都庆鑫制革厂与王荫三先生	王兴和 (453)
解放前成都火柴工业概况	赵子艺 (457)
同兴祥与霍兰轩	郭彭年 (467)
后 记	(470)

肝胆深情



友情难忘

——父亲刘文辉与中共领导人的友情

刘元恺^①

我的父亲刘文辉从1938年起开始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王若飞等党的领导人交往，并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了一些事情，贡献了一份力量，同时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12月9日，父亲与邓锡侯、潘文华将军率国民党四川部队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父亲起义后住在成都。成都是1949年12月27日解放的，1950年1月1日，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当时领导和主持成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贺龙、周士第（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等领导同志。

刚刚解放的成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工作繁多，关系着成都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安定的数十万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整编改造工作首当其冲。为此，贺龙与周士第（时任成都市市长）经常到我家与父亲商量起义部队的整编问题。在父亲的配合下，二十四军不仅顺利进行了整编，而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成都大邑县的剿匪斗争。一次，贺龙来我家看望父亲，正遇父亲的哮喘病复发，父亲告诉贺龙，抽烟对治病不利，他准备戒烟。贺龙劝父亲不要急着戒，他说：只要认真治疗，病慢慢会好的。抽了那么多年的烟，戒

^① 作者系四川省政协委员，刘文辉之长女。

起来很困难。

1950年初,父亲受周总理之邀,去北京商讨一些事情,历时一个多月才回蓉。这时为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川西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了避免农民的过激行动,贺龙让警卫部队加强了对父亲的保卫。后来,川西区让父亲担任劳动实践考察团团长,到农村去考察。临行前,贺龙告诉父亲:你身体不好,只带队,不要劳动。

1951年,父亲调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邓小平有了接触。一次,邓小平兴致勃勃地邀请父亲去观看“八一”篮球队与××队的比赛。父亲说,“我一点都不懂篮球”,表示不想去,邓小平非要父亲去不可,并说,“人要多运动,身体才会好”。父亲说:“我老了,动不了啦!”但父亲还是跟邓小平去观看了篮球比赛。比赛期间,邓小平兴奋地充当解说,并仔细地向父亲讲了篮球比赛什么叫输,什么叫赢。

1959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父亲调中央林业部任部长,我每年去北京看望父亲一次。1960年的一天,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李维汉等领导人说我父亲的厨师川菜做得好,要到父亲家里来吃饭,其实是想来看望父亲。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商品奇缺,父亲发愁地说,你们来那么多人,我拿什么招待你们。当天,国务院派人送来一些菜,党和国家领导人坐了一桌。席间,宾主谈笑风生,陈毅还唱了川戏“拾玉镯”。邓小平说:“我们以前也会唱川戏,现在都忘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挂念着父亲。他对父亲说:“如果红卫兵来了,您就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我马上派人来。”果然,不几天,红卫兵就来抄家,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电话线就被剪断,红卫兵叫嚷着要父亲交出金银财宝,要查封父亲的东西。父亲告诉红卫兵,金银财宝都被胡宗南抢去了,但红卫兵不相信。正在僵持不下,中南海的卫兵来了,并说:“周总理通知刘部长去开会,非去不可。”父亲才得以脱身,出去一看,总

理办公室主任和林业部的一位副部长已在车上，汽车把父亲直接送到 301 医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父亲被保护起来。

同年 8 月，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一次、两次，父亲都是有请而未到。周总理问及原因，父亲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怎么上天安门，我的衣服都被查封了。”周总理立即派人启封。父亲有了衣服，参加了毛主席第三次至第八次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活动。

父亲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活动时，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看见父亲就走过来，十分难过地说：“老朋友，对不起，没有把您照顾好，我实在太忙了。现在衣服都已启封，您就在 301 医院多住一段时间，等形势平静后再回去。”过一会儿，毛主席也走过来亲切地对父亲说：“您怎么还穿这身衣服（父亲当时穿一身灰色高级呢子制服），去弄两套我们这种军服来穿。”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番话使父亲百感交集。

尽管父亲长期住在 301 医院，受到保护，但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使父亲忧心忡忡，寝食难安。1974 年，父亲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总理得知后，下令成立刘文辉医疗小组。1975 年，医院查出父亲患了肺癌，总理在百忙中仍然十分关心父亲的病情，并很快作了批示，这就是：加强药物治疗和家属的护理工作，病情不要让本人知道，也不要外传；病情发展和治疗情况要天天报告国务院。总理还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周彤把这些指示转告我们。我们兄弟姐妹根据总理的指示对父亲进行了精心地护理。总理病重后，父亲的医疗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分管。

父亲住院期间，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常去看望，邓颖超也多次派秘书前去看望，并嘱咐父亲：“安心养病，什么都不要管。”父亲在医院里十分想念周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我说：“我有许多话想对朱玉阶（朱德的号）说。”他还说：“毛主席就遭在三点水（即江青）身上。”遗憾的是，父亲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父亲和朱老总都身不由己，无法相见。

1975年3月23日,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部特赦战犯,父亲也随中共领导同志参加接见。会上,父亲看见邓颖超,十分关切地询问总理的病情,问总理好不好。邓颖超回答说:“总理好,刘老您好不好。”又说:“今后气候好了,大家都好。”父亲深思着邓颖超的这句话,一回到医院就对我说,邓颖超这句话是一语双关。

就在这一年,周总理病势加重,邓小平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成效显著。父亲十分高兴,他说:“邓小平一出来,中国就有办法了。”父亲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一次,父亲去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当与中央领导人一起,从西楼进入人民大会堂时,遇见了邓小平。邓小平看见父亲坐着轮椅,开玩笑地说:“刘老,下来走啊,走路比坐着舒服。”父亲说:“我要走得就不会坐轮椅了。”

“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复出怀恨在心,掀起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父亲对中国的命运更加忧虑。1976年1月,周总理病逝,父亲悲痛万分,整日茶饭不思,口里不断地说:“中国失掉了周总理,恼火。”父亲拿起多年未拿的笔,用颤抖的手给邓颖超写信,对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邓颖超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您自己的病那么重还写信慰问我,字里行间看得出您与总理的友情,看得出您的悲伤,我感谢您。

总理追悼会那天,父亲坚持要去送别总理,并说:“抬也要把我抬去。”从此,父亲病情加重,心情更加抑郁。就在总理去世不久,1976年6月,父亲也走完了他82岁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

以上回忆是父亲生前零零星星讲给我听的,我一直铭记在心上。

(此文写于1997年7月)

父亲邓锡侯与中共领导人的友谊

邓亚民^①

我父亲邓锡侯，字晋康，1890年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回龙场。家贫，父母早亡。幼时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孜孜不息。当时清廷在成都开办陆军小学堂，父亲前往报考，竟被录取。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送至南京陆军中学堂，后又升送入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前夕，因受革命影响即回川参加新军。民国建立后，转到川军第四师刘存厚部任职，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成为对全川政治、经济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1949年12月，父亲与刘文辉、潘文华三人联名通电起义，弃暗投明。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历任四川省副省长，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为川康的和平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1955年国家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这一切与他受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中共领导人的帮助与教育是分不开的。

朱德亲切教诲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唐继尧、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洪宪”帝制，爆发了著名的“护国战争”。当时在刘存

^① 作者系邓锡侯之子，市政府参事室原副主任。

厚部任营长的父亲也率部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2月,邓部占领泸州兰田坝,并奉命驻守棉花坡南翼马鞍山阵地,北翼由朱德支队守卫。父亲与朱德协同作战,相互支援,打退了袁军的多次进攻。这次共同战斗使他们结下了难忘的情谊。

1935年当朱德领导的红军准备与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父亲奉命率部队从后山侧面攻击宝兴县的红军。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密信:“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父亲读信后,深有感触,随即令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距离,只要能将蒋介石应付过去就行。

1935年12月,朱德又给刘湘和父亲等川军将领发出了公开信。朱德以埃塞俄比亚为了民族生存,举国团结,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强敌的具体事例教育川军将领,呼吁川军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朱德对川军的宣传工作,激发了川军将领和广大士兵的民族意识,鼓舞了他们的抗日热情。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军将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纷纷请缨杀敌。父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川抗战。同年11月6日,父亲率部队抵山西前线太原附近的南畔村。由于阎锡山未通知父亲阎部已撤退,致使父亲陷入敌人包围。突围脱险后,父亲即奉命驻防山西洪桐县。恰逢朱德也率八路军在这一带抗击日寇,总部就设在洪桐县东关外一个村庄,因此,父亲又得以与朱德经常会晤、交谈,从中受到不少教益。父亲还多次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以上军官讲抗战形势,授游击战术,从而增强了官兵抗日杀敌的信心。之后,父亲部队奉命调往鲁南,参加保卫徐州和台儿庄战役。临行时,朱德赠送父亲战马一匹,以示永不下马,抗日到底。以后,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路过西安时,遇到过去的教师李根源,托李给父

亲带信，鼓励他抗战到底。1949年12月9日，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父亲和刘文辉、潘文华率部在彭县通电起义。刘、邓、潘起义后，朱德总司令又立即回电嘉勉：“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父亲在回忆起此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这才是我公开与蒋决裂，投向人民的开始，也是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新生的开始。”

1955年，父亲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他同几位川籍代表去看望朱德副主席。辞别前，一位工作人员对父亲说，朱副主席请你留下来，等一下。朱副主席送走其他客人后，坐下来同父亲叙谈。他问起了父亲的工作和家里的情况，还提到现在还喜欢打猎等运动和爱好，对父亲表示了亲切的关怀。后来，父亲每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朱德副主席都要亲自到四川代表团的住地——前门饭店去看望父亲和其他代表，和他们亲切交谈。

周恩来雪中送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湘和父亲等川军将领皆请缨杀敌。1937年8月，国民政府拟调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14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父亲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

嗣后，国民政府为适应前线战局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父亲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率所部于1939年9月从川陕公路出发，经过一个月急行军抵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即奉蒋介石急电，以娘子关吃紧，赶赴山西前线。时届深秋，士兵衣衫单薄，部队装备低劣，将士全凭血肉之躯与拥有飞机大炮的强敌战斗，伤亡惨重。父亲请阎锡山补发装备，阎托辞不给，甚至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给，父亲遭此冷遇，万分颓丧。正当其时，周恩来亲自来访，为父亲介绍山西

抗战情况,分析当前战局,并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用地图(山西部分)送给了他。后来,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十分感动地说:“正当我感到万分苦闷的时候,就想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请教周恩来先生,不料周先生却亲自来访,使我万分激动。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是多么需要朋友的指点和帮助啊!周先生为我详细介绍山西抗战情况,分析战局,恳谈两小时,还送我几张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山西部分),真是雪中送炭,我终身难忘。”

贺龙讲团结交朋友

1949年12月9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父亲率部起义。贺龙司令员率领的解放大军人成都不久,便积极做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他登门拜访了以刘文辉、邓锡侯等为首的川军起义将领,征求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关怀备至。周末,贺老总还邀请父亲全家去浮图关西南军区参加晚会或鸡尾酒会。

1950年1月中旬,父亲在成都庆云西街家中请贺老总吃晚饭。贺老总身着黄色军装,精神爽朗,谈笑风生,宾主融洽。贺老总介绍了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又追忆了20多年前就走过大半个四川的往事。在座各位皆感往事已矣,现在当为国家建设努力。后来,贺老总谈到:“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讲团结、交朋友的。我们不是光晓得打仗,也是讲道理的。有些事,要讲大道理,也要讲小道理,大道理装小道理,有些不好解决的事都解决得了。”父亲深感这一番话深切感人。晚饭行将结束之际,贺老总又谈到我们都要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父亲点头同意。当时,在座的都希望能学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请贺老总派员来讲授。几天后,张秀熟先生就被派来邓家讲课了,每周一至二次。听课的有10余人,坐满了我家的客厅,很少有人缺席。讲授直到4月初父亲奉召到重庆就职时才停止。

有一天,贺老总和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专门请父亲等起义将领到红照壁剧中看戏,由西南军区文工团演出话剧。剧情大意是一个纱厂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工人。贺老总和父亲坐在一起,边看边给父亲解释剧情。他说:“这个戏已演了多年,很教育人。”父亲说:“演得好。看了这个戏,更使我感到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贺老总勉励他说:“你们也是有功之臣。你们的起义,为四川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共产党感谢你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剧中休息时,贺老总还与父亲谈了许多家常话。父亲被调往重庆任职时,贺老总在上清寺“范庄”设宴招待我们一家,席间如老朋友一样亲切。

与陈毅的一次会聚

20世纪20年代末,陈毅曾在川军第二十八军陈书农师中作兵运工作,父亲时任二十八军军长,两人从此结下了友谊。

1956年,陈毅副总理到东南亚访问,回国返京途经成都时,父亲请陈毅在成都市新南门17街的家里小聚。陈毅副总理与父亲一起叙谈了当年在四川的友情,并谈及现在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很有感慨地谈到这次出访东南亚。陈毅副总理谈到:“现在我们办外交比旧中国时好多了。国家统一了,国力增强了,我们在外面腰杆都硬得起来了,所以要努力把国家建设起来。我们办外交,不能有大国主义,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使很多问题经过谈判得到解决。”父亲举杯向陈老总祝贺外交上的成功。

(此文写于1996年7月)